

文藝新刊

海市集

阿英作

北新書局

海
市
集

一九三六年九月付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
所有

海市集
精裝七角半

著者 阿英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廣州重慶成都汕頭 北新書局

目次

目次	次
彈詞小說論·····	一
彈詞小說二論·····	六
傳記文學論·····	九
論和尙並沒有跑掉·····	一二
論明文的可談與不可談·····	一七
明末的反山人文學補·····	二〇
介紹一首咏山人的山歌·····	二五
吳趼人的小說論·····	三〇
重刊庚子國變彈詞序·····	三五
袁宏道尺牘全稿引·····	五三

李龍湖尺牘小引·····	五六
初期的禁書·····	六六
西門買書記·····	七四
海上買書記·····	八〇
陵汴賣書記·····	九四
太平天國三字經·····	一〇〇
太平天國的小說·····	一〇五
庚子海外紀事·····	一一〇
庚子外紀·····	一一六
小記二章·····	一二〇
騎士文學的壓道車·····	一三六
椰娘文集·····	一五五

明人筆記小話·····	一七〇
一、竹林紀譯·····	一七〇
二、槎菴小乘·····	一七九
三、懸榻編·····	一八六
四、草玄亭漫語·····	一九四
五、小隱窩爽言·····	二〇一
六、雋區·····	二一一
清人雜劇三題·····	二一八
一、龍舟會雜劇·····	二一八
二、玉田春水軒雜劇·····	二二四
三、狗咬呂洞賓雜劇·····	二三〇

彈詞小說論

彈詞小說，是南方的平民文學的一種，它的影響之大，誠如西諦所說，如大鼓書之在北方。這完全是爲婦女，賤民，不識之無的人們，所愛好，所喜悅的一種文學。可是，研究文學的人，是從來不大注意的，以爲是「算不得文學」，直到最近幾年，纔漸漸的被人提起。

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吳研人李伯元的有可愛處了。他們雖同是封建的智識階級，生長於舊的時代，但他們對於彈詞文學的重要性，是充分理解的。李伯元寫作了一部四十回的庚子國變彈詞，這不僅替一向把題材局限於男女私情的彈詞小說開拓了一條富有社會性的新路，也是中國反帝文學在彈詞方面的最初一部書。吳研人在這一方面雖沒有什麼寫作，也曾爲我們留下一點意見。在清光緒三十

年刊行的新小說第二卷第七號小說叢話裏，載有他論「彈詞小說」的一節，說是：

「彈詞曲本之類，粵人謂之『木魚書』，此等木魚書雖皆附會無稽之作，要其大旨，無一非陳述忠孝節義者。甚至演一婦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人以死。其他如義僕代主受戮，孝女賣身，代父贖罪等事，開卷皆是，無處蔑有，而必得一極良之結局。婦人女子，習看此等書，遂暗受其教育。惜乎此等木魚書，限於方言，不能遠播耳。」

彈詞小說在文學上的價值，吳研人雖不能有很好的估量，對此等著作的社會影響的廣大，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是不曾因襲的賤視這一類的作品。

在刻本的彈詞裏，差不多每一部都有一篇序，說明彈詞對於風俗人心關係的重大，和聽衆讀者之多。吳研人的這意見，是可以作爲代表的，只是棄去了「可以挑悶撥愁」的部分。所以，彈詞小說的發生，其目的是比他種的大衆文學更露

骨的，更統一的，用一種具有音樂的形式，以擴大封建道德的影響。也就因為「太統一」的原故，所有的彈詞小說，便不免於成爲一種定型的作品。吳研人的話，也曾談及到這一點。

彈詞小說，在文學上有些怎樣的價值呢？據西諦的意見是：「彈詞之敘述與描寫較之好述傳、隋唐演義諸書，不知高明一多少倍；即較之紅樓夢、金瓶梅諸書之喜敘瑣事者，亦更以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見長。以前，有人說過一個笑話，他說，聽人說唱彈詞，敘述一個婦人鞋帶散了俯下身體去扣上，說了一夜兩夜，這婦人的鞋帶還沒有扣好；這當然是含有些嘲笑之意的，然彈詞敘寫之細膩深切，於此益可見之。」這「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確實是說明了彈詞的特點。顧有時，彈詞的作者，把這種方法運用得不當，使全書在文學的價值上受了損害，也是有之的，如何必西廂，用五卷書來寫一回結婚的場面，就無論如何，不能不使聽衆讀者，有昏昏欲睡之感。

說到何必西廂，使我想起桐峯外史論「盲詞」的話，他說：「盲詞不知所自始，尙有朦誦道風。元聖存齊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窮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與「沿街爭唱蔡中郎」同意。又宋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負簪盲翁正作場。」是盲詞由來舊矣。若其新聲雅韻，可詠可歌，按拍旗亭，何減小秦王調，原非村學究所作七字腔，徒供噴飯已也。」

這是彈詞小說史的追敘，和文學上的價值的說明。彈詞小說和他種的文學作品一樣，由於作者修養關係，是有優劣之分的，最好的，出入於詩詞歌曲之間，是無往而不通俗，無行而不雅韻，詩髮綠燕子箋的成功，卽其一例。

一般的小說，我們是常常的把它分作長中短篇的，彈詞小說也是一樣。西誦說，彈詞小說，有的是多到四十冊，三部曲合起來的，可以超出七十本。我曾經見到一部抄本名榴花夢的，竟多至三百冊，可稱彈詞小說中之最大作品。據西誦說：這書福建有刊本，不知印成書究竟有若干冊。大概彈詞小說的長篇，總在三

十冊以上，如天雨花之類，中篇在十冊上，如何必西廂之類，四五冊七八冊的小書，如還金鐲等等，是祇能算作短篇的。此外，有開篇一種，如馬如飛開篇，那不過是些零星的短章而已。

爲定型的題材與形式所決定，彈詞小說，和封建勢力一樣，已經逐漸向死路上走。李伯元雖然努力的開拓了一個新方向，九一八，一二八，雖然也產生了一點新的開篇，事實上是依舊不能有很好的開展。那麼，中國的彈詞小說，往後究竟向何處去呢？由於固有影響的繼續，目前大概還是有保留這種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必要，不過，在將來，它的存存性，終歸是要根本喪失的，這是誰也可以作這種的預言。

彈詞小說二論

作彈詞小說論後，得李伯元庚子國變彈詞，其序引之第一段云：「讀長生殿傳奇矣，至李龜年說開天遺事，激昂慷慨，酣暢淋漓。又讀桃花扇傳奇矣，至柳敬亭蘇崑生說揚州兵變，淒楚入骨，悲憤填胸。由其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彈詞小說，由於演技人高妙，其感人力量之深遠，於此可見。故彈詞小說，其爲用，實不止於一般彈詞作家所說，祇是「排愁遣悶」，而確有其意義。

彈詞與鼓詞，其形式頗有一些相近，大概在北方，其分別是很簡單的，就是節以鼓則爲「鼓詞」；易以三弦則爲「彈詞」。南方的彈詞，雖也受鼓詞的影響，究沒有山歌小唱的成分滲入的重。和曲一樣，在彈詞方面，是也有南北調之

分的。不僅此也，又可以分作崑腔，高腔，亂彈，梆梆腔，十排腔，二黃腔，弦子腔，絹腔，囉囉腔，肘鼓子腔種種；這分野，當然是由地域的。同而決定。如十排腔之流行於江南，黃腔之流行於陝西，弦子盛行於直隸，絹腔囉囉腔之繁榮於河南，肘鼓子腔之在山東，都是因地而異，無法完全列舉出來的。

關於篇章的組織，最繁復的，包括詩，詞，讚，套數，篇子幾種，而以篇子為主，所謂「篇子」者，就是篇中彈唱的段落，每一段叫做一簫子；每一回應有若干篇子，是沒有固定的。詩和詞，大都是爲着每回的開場，或全書的結束用。一般的作家，大都引前人之作，其間也分「切本事」與「泛引」的兩種；前者以創作的爲多，後者不外於舊籍中隨手撫拾。讚與套數，是適應於特殊的部分，根據事實的必要性而增益，如燕子箋彈詞篇末之有林陵秋套數是。當然也可以隨時加入其他體制的作品，如雙玉盃傳之有小唱，雙玉燕傳之有聖諭，燕子箋之有檄文，不過這些，是都可以作爲一種例外。篇子每句的字數，大都以七字十字爲

主，其餘的字數，可看事實的必要決定，沒有什麼限制。

篇子寫作的技術，自以韻腳押得自然爲主，還有一種最重要的，也就是更足以幫助彈詞成功的，那就是成語，俗語，以得民間流行的隱語的活潑的應用，可以使篇子更生動，更有力量。如「比似您，這吃不了甜的瓜還恐怕滾，可憐他，那吐不出的苦水却怎生吞；」這運用得多麼自然，又多麼的有趣。其次，幽默語的應用，也是必要的，這可以調劑聽衆疲乏了的精神，再就原則上說，套子的成功，全靠能在「通俗易解，活潑雅韻」八個字上用功夫。

由於體制的自由，韻白的活用，彈詞小說的優點，除「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而外，也還有其他的好處。就是這一種體制，能保留韻文的特長，而又能和散文並用，發展的描狀繪物，以繪影繪聲。同時，也實踐的打破了那俗語土白等等不能入文的傳統觀念。證明引用得適當時，不僅無害，反而使文筆更加活潑，更能給讀者聽衆以一種活生生地印象，

附；澹園論說書四大忌六不可少

「一大忌，是座客廣招釵與環。二大忌，是鄉親漫講票和籤。三大忌，是瞎漢何曾上腔板。四大忌，是主人未必懂絲弦。不可少，石砌磚鋪的乾淨地。不可少，夏涼冬暖的爽晴天。不可少，止渴生津的大茶碗。不可少，吃烟點火的小香盤，不可少，童子旋將桌子擺。不可少，丫兒先把櫈兒安。隨手兒，彈得聲聲似雪亮。字眼兒，吐來箇箇比珠圓。」

傳記文學論

曾經有一個時期，很有幾個人在熱烈的談論着「傳記文學」，如胡適徐志摩之流，並且自己寫作傳記。不幸，徐詩人已死在那「風不知向那一方面吹」的空

中，而胡博士的自傳，也僅僅地印出了一部份。近來，似乎不大人提起這個問題了，雖然自傳一類的書還在陸續的出。但過去所談的，大都是與人實事的傳記，小說似的近乎虛構的故事，却不會涉及。現在想談談的，是屬於這一類。

又被稱作「小說」的這樣的作品，在中國古文學裏，是很佔着位置的，如薛隱娘，郭橐駝等等。當然，並不是全沒有根據，而馳騁着作者自己想像的部分，究竟是很多的。除掉那些談狐說鬼，如聊齋誌異等，沒有多大的意義不說，一部分假借「傳奇」之名，攻擊當時官吏竊敗，社會不良之作，確算是「傳記文學」裏別創的一種新格，也是社會史裏的好資料。飛仙劍俠而外，作為這一種「傳記文學」的主人公的，虎是往往的作爲了中心，以象徵着苛政。

爲什麼要寫作這一類的傳記呢？自然是有所寄托，而又不能直截的正面的寫，遂採取了如此的表現法。用仙俠作主人公的，那却是在憤慨而外，兼希望這理想的復仇之神的來臨。這些作品中，多的是模樣的想像，也有極空靈，而具非

常羅曼諦克的風趣的。陳衍寫琵琶女警告貪污的一段，就是很好的例，見琵琶傳：

『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嚴扉盡鎖，峻宇際天，艤室深沉，飛鳥不入。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也。日出，忽大聲乍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爲二。內得書一扎，字跡端勁，紙墨新妍。大略言：「今天下騷騷、風湧泉逝，東方之區，滌地無煩。周秦之郊，命懸絲髮，彼賤者蒙禍，公等謬談聖賢，無恥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屏息戰越，匍匐謝罪。』

這樣的假借法，在歷史小說家，可說是自古已然。今人作者中，從郭沫若的叛逆的女性，郁達夫的故事，到郭源新的神話和歷史小說，也都走的是這一條路。真實的傳記，有着歷史的價值；像琵琶傳這樣的作品，同樣的是有着文學的和社會史的意義。譬如所抄引的這一節，就能以使讀者看到，作者是用着怎樣